

锦绣文丛·百年经典

紙醉金迷

张恨水——著



张恨水文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醉金迷 / 张恨水著. —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4.2

(锦绣文丛·百年经典·张恨水文集)

ISBN 978-7-201-08604-0

I. ①纸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5315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hs.com>

电子邮箱: tjrmchs@126.com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31.5 印张 字数: 653 千字

定价: 48.00 元 (全两册)



张恨水——

(1895—1967年)，原名心远，恨水是笔名，取南唐李煜词《乌夜啼》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之意。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，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，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“章回小说大家”和“通俗文学大师”第一人。作品情节曲折复杂，结构布局严谨完整，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。在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，他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，其中绝大多数是中、长篇章回小说，总字数近两千万言，堪称著作等身。







第一回

忙乱了一整天

何经理对于刘主任的报告，怔怔地听着，心里立刻转了几个念头，这种环境，应当怎样去应付？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然后又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，站在桌子旁边，斜靠着，提起一只脚来，连连的颠动了几下。于是坐在沙发椅子上，架起腿来，擦了火柴吸纸烟。将头靠住了沙发椅靠，只是昂起头来，向空中喷着烟。

刘以存站在屋子中间，要问经理的话，是有点不敢。不问的话，自己背着的那份职务，又当怎样挨过去？站在屋子里，向身后看看，又向墙上的挂钟看看。那钟摆咯吱咯吱响着，打破这屋子里的沉寂，何育仁突然站了起来，将手一挥道：“把支票兑给他吧。混一截，过一截。好在上午只有一点多钟，再混一下，就把上午混过去了。”

刘以存看看他那样子，大有破甑不顾之意，门市上那两位拿支票兑现的人，事实上也不能久等。于是点了个头，就拿着支票出去了。何育仁坐在沙发上，只管昂了头吸纸烟，吸完了一支，又重新点上一支，吸得没有个休歇。

石泰安由外面走了进来，远远地看到他那样子，就知道他是满腹的心事，随便地在旁边沙发上坐下，搭讪着吸了纸烟，从容地道：“大概这上午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经理是不是要出去在同业那里兜个圈子？行里的事，交给我得了。我私人手上还可以拉扯二三百万元现钞。万一……”

何经理突然地跳了起来，因向他笑道：“你既然有二三百万元现钞，为什么不早对我说？有这个数目，我们这一上午，足可以过去了。你在行里坐镇吧，我出去兜个圈子去。”说着，他立刻就拿起衣架上的帽子向头上戴着。石泰安道：“还没

有叫老王预备车子呢。”他将手按了一按头上的帽子，说声不用，就走了出去了。当然，他也就忘记了范宝华那个电话的约会。

到了十一点多钟，范宝华又来了。他这回是理直气壮，更不用得在柜上打什么招呼，径直地就走到经理室里来。他见是副理坐在这里，并不坐下，首先就笑道：

“这算完了，何经理并不在行里。”石泰安立刻走向前和他握着手，因道：“范先生说的是那张支票的话吗？你拿着支票，随时可到银行里兑现，管什么经理在家不在家呢。不过在这情形之下，我们讲的是交情，你老哥也极讲交情，所以二次到行里来，就不到前面营业部去兑现了，而先到这里来看何经理。先吸一支烟吧。何经理正是出去抓头寸去了，也许一会儿工夫他就回来了。”说着，他笑嘻嘻地敬着纸烟，口里还是连连地说请坐请坐。

范宝华倒是坦然地吸着烟，架了腿坐在沙发上。喷着烟微笑道：“若说顾全交情，我是真能顾全交情的，上次拼命凑出几百万元，交给何经理替我做黄金储蓄，不想他老先生给我要一个金蝉脱壳，他向成都一溜，其实也许是去游了一趟南北温泉。等到我来拿黄金储蓄券的时候，贵行的人全不接头……”石泰安不等他说完，立刻由座位上站起来，向他抱着拳头，连连地拱了两个揖，笑道：“这件事真是抱歉之至。何经理他少交代一句，阁下的款子，存在敝行，我们没有去办理。下次……”

范宝华将头枕在沙发靠背上，连连地摇摆了几下，而口里还喷着烟呢。石副理哈哈笑道：“这糟糕，范先生竟是不信任我们。不要那样，我们还得合作，就在敝行吃了午饭去吧，我去吩咐一声。”说着，他表示着请客的诚意，走出经理室去了。范宝华正是要说着，何必还须副理亲自去吩咐？然而容不得他说出这句话，石泰安已是出经理室走远了。他这番殷勤招待，倒不是偶然，出去了约莫是十来分钟，他方走回来。

进门的时候，他强笑了一笑，那笑的姿态，极不自然，将两个嘴角极力地向上翘着，范宝华看看他两道眉峰还连接到一处，心里也就暗想着：大概前面营业部又来了几张巨额支票吧？正是这样想着，却听到屋子外面一阵铜铃响过。因问道：“这是……”石泰安对于这铃声，竟是感到极大的兴趣，立刻两眉舒张，笑嘻嘻地说出来三个字：“下班了！”

范宝华将西服小口袋里的挂表取出来看看，还只有十一点四十五分。因把挂表握在手掌心里，掂了几掂，看着笑道：“你贵行什么时候下班？”石泰安微笑道：“当然都是十二点。”范宝华道：“还差十几分钟呀。不过你们既下了班了，当然我也只有下午再说。赏饭吃恕不叨扰，我想下午一点到四点，那照样是不好对付的，你也得出去抓抓头寸呀！”他说着，倒并不怕人听到，哈哈大笑地走出去了。

石泰安对于他这个态度，心里实在难受，可是一想到人家手上握有一张八百万元的支票，这就先胆软了一半，可能到了下午一点钟银行开门，他又来了，于是坐在经理室里，也没有敢出去。趁着这营业休息的空当，就调齐了账目，仔细地盘查一遍。

费了半小时的工夫，整个账目是看出来了，除了冻结的资金，亏数二亿二千万。今天上午开出去给同业的支票，和同业开来的支票，两面核对起来也短得很多，今日上午的情形，那还是未知数呢。他坐在写字椅子上，口衔了纸烟，对着面前那一大堆表册，未免发愁。

正是出着神呢，桌机的电话铃响，茶房正进来加开水，接过电话机的听筒，说了两句话，便向石副理报告道，中央交换科请石副理说话。他一听到交换科这个名称心房立刻乱跳了一阵，便接过电话听筒来，先向话机点了个头，笑道：“我是石泰安呀。哦！张科长。是的，何经理出去了。短多少寸头？两千多万。是是，这是我们一时疏忽，上午请张科长维持维持，下午我们补上……停止交换？那太严重了，何至于到这个阶段？……是是，务必请张科长维持维持。两千多万，并没有多大的困难，可是我们的账目是平衡的。”

他说着话时，身子随了颤动着，头向下弯曲，在用最大的努力，以便将这帐目平衡的四个字，送到对方的耳朵里去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请放心，下午我们就把头寸调齐了，无论如何，这一点忙，是要……”他右手拿着听筒，左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，因道：“不能那样办。”但是他这种拍着，那是无用的，那边已经是把电话挂上了。

石泰安将听筒很重地向话机上一放，嘎咤地响着。于是坐在写字椅子上，两手环抱在胸前，只管对桌面前摆的账目发呆，茶房进屋子来催请他去吃饭有三遍之多，他才是慢慢地走去。在饭厅桌上，几位同席的高级职员，脸上都带了一分沉重的颜色，不像平常吃饭有说有笑。石副理是首先一个放筷子，向坐在旁边的金襄理，点了个头道：“吃过饭我们谈谈罢。经理出去了两小时了，还没有电话回来。”说着，他就在怀里摸出手表来看了一看，因惨笑着道：“还有十五分钟，该开门了。”

金襄理到了这时，也不是看桌上金砖那样的笑容满面，垂了眼皮，不敢抬眼看桌上同事的脸色。那刘以存坐在襄、副理侧面，捧着饭碗，只管将筷子挑剔饭里的稗子。他们银行职员吃的饭，当然是上等白米，这里面是不会有谷子稗子的。他低了头向碗里看着，筷子头只是在白饭里拨来拨去。

石副理倒并没有离开座，向他问道：“以存的意思是怎样？”他还是捧着碗筷做个挑稗子的姿势，因道：“我在同业方面打过几回电话，探问消息。看那样子，各家都是很紧的。不知道经理现时在什么地方，最好和他取得联系。”石泰安道：“我出去一趟罢。”说着，他看了在座人的脸色，就叹了口气道：“照着我的作风，我是要稳扎稳打的，可是何经理一定看上了黄金，我也挽回不了这场大局。”

在桌上吃饭的人，大家已是把筷子碗放下来了，各各把手放在怀里，静静地望了桌上的残汤剩汁。石泰安突然地站了起来，向金焕然道：“我看，我还是出去打听打听消息吧？焕然，你就在行里顶一下子罢。”这句话可把金襄理急了，立刻站了起来，两手乱摇着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顶不了，我顶不了！”石泰安站着怔了一怔。金焕然道：“我看，还是我出去罢。经理在什么地方，我知道，我把他找了回

来，让他来顶罢。”

石泰安站在原来坐的地方，站着有五分钟之久，说不出话来。金焕然笑道：“我自认是不如石副理有手法，这三关还是请大将来把守罢。”说着，他也不征求对方的同意，立刻就走开了。

石副理也看着金焕然是不能在行里顶住的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走了。刘以存倒觉得今天这情形之下，全露出了资本家的原形，这很和银行丢面子，便笑向他道：

“没有多大问题。我们各方面活动，总还可以调到两三千万元的现钞，应付小额支票兑现，那还有什么问题。数目大的，我们和他打官腔，照着财政部的定规，开支票给他。”石泰安哈哈一笑，向他望着，又点了两点头，因道：“这个办法，我都不会想到，我还当副理呢。你得想想，你开了本票出去，人家立刻向别家银行一送，今天晚上，本票全到了交换科，查出了我们的本票，全是空头，我们明天早上还开门不开门？若是要开门，明天中央银行宣布停止交换，信用全失，那就预备挤兑和倒闭罢。”

刘以存道：“这一层我当然是顾虑到了的，但是我们在这一下午的奔波，三五千万的头寸，总可以调得到。”石泰安对于他这个解释，倒没有加以可否，无精打采地，走向经理室去。

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，他在写字椅子上坐下，抬头一看那墙上挂的大钟，已是一点十五分了。虽不知道大门是否已经敞开，可是过了十五分钟，还不开门营业的话，这问题就太严重了。此话当然不便去问茶房，只有拿出纸烟盒来，继续地取着烟来吸。

约莫是半小时，桌机上电话铃响了。拿起听筒一听，却是何育仁的声音，不由得发了惊奇的声音道：“是经理？现时在哪里呢？哦！头寸都已经调齐了，那好极了！什么？两点钟以前，还不行？那么，可以放手开本票出去，好吧。”他听到何经理所定的最后一个决策，还是开本票暂救目前。便坐下去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既是负责人都如此办理，落得和他放手去做。”于是也就安坐在经理室里苦挨钟点。

果然，一切的路子，都是照着刘以存的想头进行的，马上他就拿了三张本票进来，请副理代经理盖章。他接过来看时，有五十万的，有八十万的，有一百二十万的。就在他看数目字的时候，刘以存站在桌子旁边，向他低声道：“经理来了电话，说是我们可以放手开本票。”石泰安很从容地道：“我也接到电话了，就是这样办吧。”他说着，就拿起图章在本票上连串地盖着。

就自这时起，直到两点半钟止，已开出去三十多张本票，共达四千多万元。石泰安也存了个破甑不顾的念头，前面营业柜上送来本票，他只看看数目，就盖个章，立刻发了出去。何经理虽然没有电话回来，他也不问。

到了下午三点一刻了，何经理左手拿着帽子，右手捏了一条大手绢，只管在额头上擦汗，而擦汗的时候，还同时摇着头。石泰安虽知道他很窘，但居然忙着回来了，一定有点办法，可是他只管摇着头，又多少有些问题。便迎上前笑道：“行里



截至现在为止，还算风平浪静，都让本票抵挡过去了。不过……”

何育仁将手上的帽子遥远地向衣挂钩上一丢，然后苦笑道：“不过晚上交换的这一关不好过。但那不要紧，我已经和几家同业接好了头，今天下午，准让五六千万头寸给我们。大概一会儿工夫就有电话来。”他说是这样的说了，坐到经理位子上，身上仰着靠椅子背上，昂了头望着天花板。他也不看人，淡淡地问道：

“我们开出去了多少本票？”石泰安道：“四千多万。”他又问：“上午交换，我们差多少头寸？”他答：“不到两千多万，就算是两千万吧！”

何育仁向楼板仰望着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五百万，八百万，一千二百万，只管念着数目字，最后他突然地高声道：“不要紧，只差一千多万。”他说完了，立刻坐正过来，手里拿了桌机听筒，拨着自动号码，电机转着吱嘎吱嘎地响。他对了话筒说：“喂！我育仁呀。葛如兄，你答应我的三千万，怎么样？喂喂！老兄，这个不能开玩笑的。只分一半也好，可是请你务必把我们的本票保留一天，好好！一切不成问题，照办。”说毕，将电话听筒按上两下，自动号码，又是嘎吱地响起。他手握电话听筒，口里总是这一套，二千万，三千万，本票请留一天，不要送去交换，明天我拿美钞抵账。这个不能开玩笑的。

电话一直打了七八次。打到最后一次的时候，他已是斜靠在桌子上，抬起一只手来，只管握了手绢，不停地擦额头上的汗。放下了电话听筒之后，看到桌面上放着一玻璃杯现成的茶，他端起来就咕嘟几声，一口饮尽，放下杯子来，向石副理苦笑道：“好家伙，我嗓子都叫哑了，没有问题了。”他表示着这是松了一口气，将衣袋里的纸烟盒子取出，拿了一支烟，三个指头夹着，在纸烟盒的盖子上，慢慢地倾着。

石副理也在旁边取烟抽，按着自己的打火机，伸过来，给何经理点着烟，因笑道：“天天这样的抓头寸过难关，那当然不是办法，今天晚上，到经理公馆里去，大家计划计划吧。”何育仁喷着一口烟出来，连连地摇了两下头道：“没有问题了。不过轻松一下，我也不反对。打个电话回去，叫厨子做两样菜，我们来他四两茅台。”

石泰安还没有答复这个问题呢，那刘以存主任，竟是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，手上拿了两张支票，站在桌子边苦笑了一笑，然后将支票放在经理面前。何育仁看时，是同业的两张支票，一张是大德银行的支票，是一千五百万元，一张是利仁银行的支票，二千万。他看了支票的数目，两眼发直，然后将手在桌子上一拍道：“太不够交情了。现在三点半钟了，只有三十分钟的工夫，让我们到哪里去抓三千多万的头寸？”

石泰安伸头看着，摇摇头道：“这确乎是有点落井下石。本票是开不得了。下午开出去四千多万本票，有三分之二，是交给同业的，希望他们今天不送去交换。根据经理电话的交涉，已经是没有问题了。纵然有一部分送去交换，头寸短得有限，我们还可以去讲点人情。若是再开三千多万出去，那数目就太多了。打两个电话商量量罢。”

何育仁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！大德和利仁，也短少头寸很多。”说着，他口衔了烟卷，两手背在身后，站起来，只管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他每走一步，踏得楼板响，正和墙上挂的钟摆响相应和。他听到钟摆声，猛然抬头一看，却看到钟的长针已到了八点，到银行停止营业时间，只有二十分钟了。站定了脚，出了一会神，忽然嘴角翘着，微微一笑。

石泰安也正是把两只眼睛都射在经理身上的，便问道：“经理有什么解围的法子吗？”他笑道：“中国人到了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拖。今天我也解得这个妙诀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已拖到了三点三刻。他们不讲交情，我们也不讲交情，我们给他来个印鉴不清，退票！他再开支票来，已是我们下班之后了。”

石泰安道：“那不大好吧？”说着，仰了脸，望着何经理。他倒不问太好不太好，走到写字台边，伸了食指在支票的印鉴上捺着，轻轻向上向下一揉，把那印鉴的字纹就揉擦得模糊了。因把这两张支票拿着，交给刘以存道：“把这支票退给来人，请他们再开一张，这印鉴全不清楚呢。”刘以存拿着支票，虽然脸上也带一些笑容，然而那笑容却不正常，向何经理看了一眼就走了。

何育仁并不管那支票退出去以后的情形如何。但是抬头看到墙上的挂钟，已是三点五十分。不觉噗嗤的一声笑了。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不怕你鬼，喝了老娘的洗脚水。哈哈。”在他哈哈笑声之后，经理室外铃子响起，今天业务，宣告终止，全万利银行的人，已不怕有人提现了。不过何育仁虽感到暂时的轻松，但明日后日的头寸怎样周转，还是要事先想法子的。这就依了石泰安的建议，邀集了行里的干部人员在新市区自己公馆晚餐。动身之前，向公馆里去了个电话，教厨子预备几样菜，并且预备好一瓶好茅台酒。

六点钟以前，全部人员到了何公馆。因为他是一个有办法的银行经理。虽然重庆的房子是十分困难的，他还拥有一座小洋房。在小客厅里大家架了大腿，仰靠在椅子背上。何经理换了一个作风，口里衔了一支土制雪茄，两手捧了一张晚报，很从容地向下看。金襄理坐在侧面也拿了一张晚报看，他忽然一拍大腿道：“德国完了，以后联合国围剿日本，日本也没有多久的生命了。”

石泰安闲闲地昂了头吸烟，因道：“我们三句不离本行，还是谈自己的事吧。胜利快来了，我们现在第一步工作就要做个决定，这总行是设在南京呢？还是设在上海呢？其次，我们得考虑一下，汉口的分行是先成立呢？还是和上海总行一路开幕呢？”何育仁放下了手上的报纸，取出嘴里衔的雪茄，在茶几上的烟灰碟子里弹了一弹灰。向在座的人，都看了一眼，然后笑道：“我们还不要希望得那样远。那几家收着我们本票的同业，若都说话不算数，全向中央银行一送，那今天晚上，还大大的有番交涉呢？”

石泰安道：“经理亲自去和各家同业面洽的，我想他们总不好意思吧？为了慎重起见，回头我们不妨去打几个电话。”何育仁对这个建议，只微笑了一笑。恰好听差来请吃饭，大家就起身向饭厅里去。

那饭厅中间的圆桌子上，蒙了雪白的桌布，正中间已搬下了三大件菜。一样是尺二口径的大瓷盘，里面摆着什锦冷荤。两只大仰口碗，一碗是红烧鸡腿，一碗是红烧青鱼中段。小高脚玻璃杯子，里面虽然盛满了酒，而依然还是里外透明。这正表示了这贵州茅台酒是十分的纯洁。大家在椅子上坐下来，还不曾动筷子，就让这好酒的香味熏得口胃大开了。大家饮酒谈话，好菜又是陆续地来，已把今天忙头寸的痛苦与疲劳，忘了个干净。

七点半钟以后，何经理吩咐家人熬了一壶美军带来的咖啡，大家坐在客厅沙发上面消化肠胃里那些鸡鱼肉。听差走了进来，走近了主人身边，很和缓地报告着道：“交换科来了电话。”这报告声音虽低，何育仁听着，就像响了个大雷呢！



第二回

交换的难关



任何商业银行经理，对于交换科长的电话，是不会欢迎的。何育仁听说是交换科来的电话，心里先有三分胆怯。但是纵然胆怯，究竟短了多少头寸，还是不可知的事，当然要知道清楚。于是到小书房里，将电话听筒拿起来，只喂了一声，立刻向着电话机，行了个半鞠躬礼。因道：“是是是，张科长……哦，头寸不够。我今天下午，在同业方面，已经把头寸调齐了的。没想到他们不顾全信用……当然，万利银行自行负责……哦，十点钟前，要交出一亿二千万，会有这样多吗？……是是，我尽力去张罗。十点半钟，我到行里来，一切请多多维持。万利本身还在其次，影响到市面上的金融那关系就大了……好罢，一切面谈吧。”

何育仁放下了电话机，回到小客厅里来，脸色带点儿苍白，这神气就非常难看，那夹着雪茄烟的手指，兀自有些抖颤。石泰安心里想着：我说的话你不听，看你现在怎样对付？那金焕然襄理，却是忍不住，他已由座位上站起来，迎着问道：“是不是告诉我们多少头寸？”何育仁坐下来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不短头寸，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干什么？我没想到会短少到一亿二千万。”

金焕然道：“一亿二千万？决不会有那样多。”石泰安坐在一旁点点头道：“我想数目是不会太少的。昨天我们本来就短少着的头寸，因为数目还小，和交换科商量商量，就带过来了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就短少着两千多万到三千万，下午大概是六千万，那么加上旧欠的，那的确是去一亿不远了。”何育仁皱了眉道：“现在说着这些话有什么用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去跑跑，十点钟以前，我们在行里碰一次头。”说着，就昂了头向窗子外叫道：“叫老王预备车子吧。”大家一看经理这

情形，是真的发了急，也都随着站了起来。

石泰安道：“经理要我去走那几个地方，我立刻就去。不过卖大面子的地方，最好还是经理自己去。”何育仁站着想了一想，因道：“我们还是分途办理吧。”于是在身上摸出自来水笔和两张名片，在名片后面写着他们要找的人，和要找的头寸，写完了，各人给了一张，然后摇着头道：“不见得有多大的希望。不过尽力而为就是了，回头行里见吧。”他口里说着，人就向外走。出了大门，坐上人力包车，就直奔他所要找头寸的地方去。他第一个目的地，是赵二爷家里。

这赵二爷是重庆市上一位银行大亨，不但对川帮有来往，对下江帮也有来往。银行界的人，为了他对内外帮都走得通，平常就不断地请教，到了有什么困难发生；若去向他求援，他斟酌轻重，或者是出钱，或者是出力，倒向不推诿。不过他有一个极大的毛病，私人言行，绝不检点，生平只有他给钉子人家碰，他却不碰人家的钉子，而且又喜欢过夜生活，白天三点钟以前，照例是不起床，三点钟以后，他坐着汽车，爱上哪里就上哪里。而且他家里的电话，只有他随便打出，你若向他家里打电话，探听他的行踪，照例是无结果，倒是你亲自向他公馆里去拜访，只要他在家，却不挡驾。因之在金融界请求赵二爷的人，只有冒夜活动，何育仁这银行，原来也曾请赵二爷当董事的，他答应有事可以帮忙，却没有就这个董事的职。这时他成了遇到了磨难的孙行者，非求救于观世音不可。因之抱着万一的希望，首先就到赵公馆来。

他到了大门口，首先看到门框上那个白瓷灯球亮着，其次是电灯光下，放着一辆油漆光亮的流线型汽车，那正是赵二爷的车子，证明了他并没有出去。立刻由车上跳下来向前去敲门。他们家里的勤务迎了出来。在电灯光下带笑地点了头道：“何经理这时候才来？”

何育仁先怔了一怔，这家伙怎么知道我会来？便点着头笑道：“来早了怕二爷不在家。”勤务道：“二爷现时正在会客室。”何育仁道：“那么，请你去替我回一声，我在外面小客厅里等着吧。”勤务笑道：“不，二爷说了，请何经理到小书房里去坐着。”何育仁听了，心里是又惊又喜，惊的是万利银行短头寸，已闹得满城风雨了。喜的是赵二爷猜到了自己一定来求救而且肯相救。若不是肯相救，怎么会预定了在小书房里见面呢？于是随在勤务后面，踱到小书房里去。

赵二爷的书房，倒是和他那大才的盛名相称。屋子里只有一架玻璃书橱，上下层分装着中西书籍，此外一套沙发，一套写字桌椅。桌子角上乱堆了一叠中英文杂志。桌面玻璃板放了两份晚报，一本精装的杜牧之的《樊川文集》，那书还是卷了半册放着的。提起来一看，正是《九日齐山登高》那首七律所在。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”两句诗旁边，还用墨笔圈着一行圈呢。他心里想着，这位仁兄，还有这些闲情逸致，于是放下书，随手拿了份晚报，坐在沙发上等候主人。

可是今天的晚报，全已看过了的，将消息温习一遍，也没有多大意思。翻过报纸的后幅，就把副刊草草看了一遍，但耳朵里可听到赵二爷在对过客厅里说话。赵

二爷说的是一口土腔，非常容易听出来的。这时，他正笑着说：“啥子叫秩序？这话很难说。你说十二点钟吃上午，七点钟宵夜那是秩序？我要两点吃上午，九点吃宵夜，那难道就不是秩序。一个国民，只要当兵纳税，尽了他的义务，我有钱，天天吃油大，没得钱，天天喝吹吹儿稀饭，别个管不着。”

何育仁一听，这位先生又开了他的话匣子了。自己是时间很有关系的，却没有工夫听这分议论，于是在书房门外探视了几回。看到勤务过去，就向他招招手。因道：“请你去和二爷再说一声罢。我有点急事，要和二爷谈谈，大概有十来分钟就够了。”勤务似乎也很知道他着急，深深点了个头，就到客厅里去了。这算是催动了这位大爷。

他口衔了纸烟，笑嘻嘻地走进来。他身穿咖啡色毛呢长夹袍，左手垂了长袖子，右手将袖口卷起，卷出里面一小截白绸袖子来。他是个矮小的个子，新理的发，头上分发，理得薄薄的，清瘦的尖面孔上，略有点短须。在这些上面，可以看出他是既精明而又随便。

他笑着进门，伸手和客人握了一握，笑道：“我想，你该来找我了。不要心焦，坐下来慢慢地谈。”说着，让在沙发上坐下。何育仁虽被他揭破了哑谜，但究竟不便开口就说求救的话。因道：“二爷恭喜，已留尊须了。”他笑道：“这是我偶然高兴，这还是‘草色遥看近却无’。若有女朋友不喜欢这家私，我立刻就取消它。怎么样，今天头寸差多少？”他说着，立刻把话锋转了过来，逼问何育仁一句。他皱了眉道：“正是为了这事向二爷请救兵，刚才接了交换科的电话，他说短一亿二千万。虽然由我算来，不会差这些个。可是他说出来这个数目，怎么着也得预备一亿。不然的话，他们宣布停止交换，那我们算完了。”

赵二爷听了毫不动心的样子。将茶桌上的纸烟听子，向客人面前移了一移，笑道：“吸烟吧。慢慢地谈。”何育仁擦火吸着烟，沉静了两分钟，见赵二爷又换了一支新烟，架腿仰靠了沙发上坐着，昂了头向外叫道：“熬一壶咖啡来喝。”他将身子偏着，头伸向前凑了一凑，把皱的眉头舒转着笑道：“二爷，你得救我一把。”他笑道：“不就是一亿二千万吗？不生关系，我已经和张科长通过两次电话，他决计等你们一夜，好在也不是万利一家渡难关。”

何育仁道：“我也知道今天这一关，有好几家不好过。还有哪几家严重？”赵二爷笑道：“廖子经刚才由我这里去，你今天整了他一下子。”这廖子经是利仁银行的经理，今日下午开了两千万元的支票来掉换本票，万利银行曾以手指头按捺，坏了人家的印鉴，将人家的支票退回。赵二爷说“整”了他一下子，当然就指的这件事了。

何育仁不免红了脸，苦笑了一笑，一时找不出一句答复的话来。但两分钟后他究竟想出个办法来了，笑道：“这件事是有点对不住廖兄。也是事有凑巧，我出去找头寸去了，不在行里，其实支票上，纵然有点印鉴模糊，打个电话，接头一下就



是了，何必那样认真退票。”

赵二爷哈哈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兄，这个花枪，我们吃银行饭的人，哪个不晓得。两千万在别家无所谓，你这一锤，打在害三期肺病的人的身上，硬是要人好看。是把利仁的票子退回去，在上午也不要紧，下午退了回去，四点钟以后，你叫他哪里去找头寸？这个作风要不得，二天不可以。”说着，头枕在沙发椅靠上，乱摇了一阵。

何育仁虽不愿意赵二爷这样直率的指责，可是回想到是来请救兵的，那只好受着人家的气。因道：“过了今明天这一关，我当亲自去向子经兄道歉。现在是没有多大时间了。二爷看怎么样，能帮着我多大的忙呢。”赵二爷口衔着烟卷，微微的摇上两下头，笑道：“要说找现款，我今晚上是找不到的。刚才廖子经来了，我也是让他空着两手走去。不过你有了这个难过的难关，我也不能坐视，我绝对有办法，让你闯过关去。你不妨先到交换科去一趟，看那张科长是怎样的态度。”

何育仁笑道：“那何用去看呢，我早已料到了。那是四个字的考语，停止交换。”赵二爷笑道：“你并没有和我闹什么退票，我当然犯不上和你开啥子玩笑。我要你去一趟，一定有我要你去的道理。我是个夜游神，你到交换科去，若是没有结果，你不妨来个‘夜深还自点灯来’。我是‘吕端大事不糊涂’，平常你有啥事约我，作兴话从我左耳朵进来，就从右耳朵出去。不过事关别个银行的存亡关头，那我决不会误事。”

何育仁对于赵二爷的话，虽然是将信将疑，可是他约了个机会，总还没把路子完全堵死。只得站起来告辞道：“我已经没有了时间，这事不能容我久做商量。”赵二爷原是坐在沙发上静静地靠了椅子背在听话的，他口里衔的那支卷烟，在烧得有半寸多长，兀自未曾落下。这时，他站起身来，烟灰落下来，在衣襟上打了几个旋转。他笑道：“我晓得你没有时间商量，可是你这件事总还要商量，你可以到交换科去证明我的话，有人正等着你的商量呢。”说着，他首先起身向门外走，大有送客的样子，何育仁觉得这已无可留恋，只好向外走着。

赵二爷送客，是不出正屋屋檐的，何育仁到了屋檐外，复又转回身来，向二爷点着头道：“话说多了，那是讨厌的。不过我最后还得重复一句，二爷必须挽救我一把。”赵二爷笑道：“‘山重水复疑无路，烟消日出不见人’。这两句诗集得怎么样？二天过了关，我们来饮酒谈诗吗。”何育仁犯了急惊风，偏偏遇到这位慢郎中，这让他只是啼笑皆非。心里虽是十分不满意，但依然伸出手来向赵二爷握着。

赵二爷握着他的手时，觉察到他的手臂有些抖战。这就摇撼着他的手道：“不用焦心，天下没得啥子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我负责你明天照样交换。”何育仁虽知道重庆市面上说负责两个字，是极普通的口头语，可是在赵二爷嘴里说出来，那也不会太普通。于是再点了两下头，告辞而去。

他第二个目的地，是秦三爷家里，可是他由马路上经过的时候，就看到秦三爷的汽车，停放在一家酒馆子门口。重庆是没有长久时间的夜市的，这个时候，他的